

CHINESE FINE  
ARTS TEN YEARS

Zhang Qiang

Collected Works of Fine Arts

中国美术十年

张蔷美术文集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中国 美术十年

张蔷美术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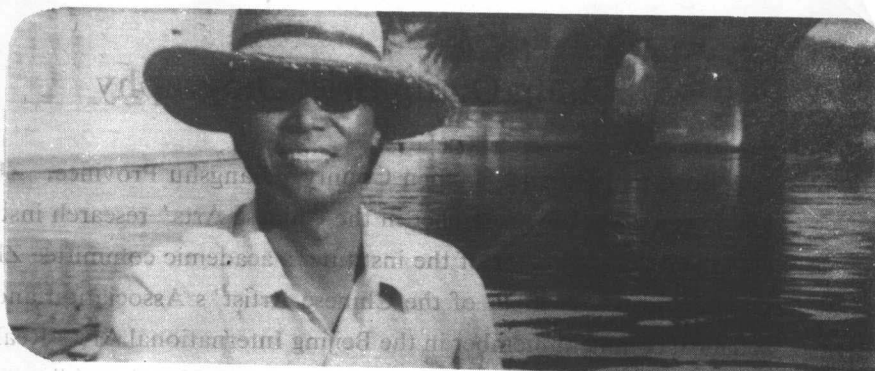
湘新登字367号

## 中国美术十年——张蔷美术文集

---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5万 插页：4页 印数：1-1000册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6-0486-2/J.431 定价：4.80元

---



## 张蔷小传

1940年生，江苏省海门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国际艺苑美术评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并留校任教。

1974年调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

1979年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美术研究。

1980年创办学术季刊《美术史论》并任副主编。

1985年创办中国第一份美术专业报纸《中国美术报》并任社长。

1989年应聘为美国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客座研究员。

著有：《中国绘画》、《绘画新潮》、《萧照》、《中国美术知识电视讲座》、《马远》。

## Zhang Qiang Brief Biography

Born in 1940 and Haime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Zhang Qia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 the Chinese Art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s academic committee. Zhang Qiang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the artistic comment member in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rt's Realm.

In 1965,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rtistic history and theory, Chines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in Beijing. Zhang Qiang was a teacher in the institute.

In 1974, he was assigned to the fine arts section of the art bureau of the Cultural Ministry of China.

In 1979, he was assigned to the Chinese Art's Research Institute so as to research fine arts.

In 1980, he established and published an academic quarterly, 《the Fine Arts History Discuss》 and became its associate chief editor.

In 1985, he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Fine Arts》, which is the first specialized newspaper of fine arts in China, and held the newspaper office leader.

In 1989, Zhang Qiang is engaged as a guest researcher of the art history de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of U.S.A.

The following are his monographs:

The Chinese painting, Hunan Early Youth and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1990.

New Current of Painting, Jiangsu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8.

Xiao Zhao, Shanghai People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6.

The Lessons in Chinese Art Knowledge on TV, Chinese Broadcast Publishing House, 1985.

Ma Yuan, Beijing People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2.

# 关于张蔷

李松

---

张蔷近年来发表的几十篇论文中一大半是探讨中国当代美术的。

他深憾过去的美术研究与社会环境隔膜，太过于封闭，迫切需要多呼吸到外界新鲜、活泼的空气。于是他和美术研究所的几位同道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美术专业报纸——《中国美术报》，他出任社长。同时兼任着《美术史论》的副主编。

《中国美术报》从1985年6月创刊到1989年12月终刊，给中国当代美术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它因发表了一些中、青年美术家前卫性的作品和评论而引人侧目。在过去几年中它一直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激烈批评。而如今听说它要停刊了，又有很多人惋惜，觉得美术界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份大家可以通气、可以对话的报纸。

报刊编辑有个难处，常因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强的文章就会被认定他是那种观点的鼓吹者。张蔷就他成长的经历和艺术素养来说，他不是个前卫派理论家。在那些评介罗工柳、侯一民、颜文梁、詹建俊、蒋兆和等人艺术成就的文章中，他自己的艺术观点有很明白的表露。对于在《江苏画刊》和《中国美术报》发表的李小山《中国画之我见》的文章他也有明确的意见，说“中国画进博物馆的结论，我不赞同。但中国画革新势在必行，几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前现代艺术期”及其他》）。

对于青年艺术群体，他说“我不赞成他们所有的作为及艺术观点，但我充分肯定他们对艺术现状的不满与寻求自我的创造精神”，“他们可能走向成功，也可能失败。即使失败了，他们的经验于后人仍然有益，这失败是用他们的心力，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扎扎实实的艺术探索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他下了很大功夫做调查研究，于1987年

写出一本对研究1985年以来绘画思潮很有价值的《绘画新潮》。

张蔷有个值得称道的见解，他认为美术批评家的任务之一是“为开拓当代艺术做扎实的论证”，再就是他“希望美术批评家的文字以让读者能读通读懂为基本条件，尽量不堆砌学术名词，专门用语，通俗些，再通俗些。”（《关于〈我的批评观〉的通信》）。

对于这后一点，我真是举双手赞成。看多了艰涩玄奥的宏文之后，读《绘画新潮》确有如刘骁纯评这本书的文章所说“有一种清风拂面之感，久旱得雨之快”。

我知道，他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曾尽可能收集能找得到的有关资料。后又从《青年艺术群体考察记》一文得知，他还与群体美术家们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详细调查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阅读过哪些哲学、文学、艺术书籍，以及近期的创作活动、艺术主张等等。以求“尽可能真实的、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记述当代艺术现象。”

刘骁纯的书评以“实录性”与“导读性”概括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和基本价值是非常恰当的。他说“研究中国80年代出现的新潮美术而不研究‘群体’的本质，是难得要领的。在这点上，张蔷抓住了关键”“这本书在事实把握方面显出了一定的优势，而在理论总体把握的力度上则略显不足，但事实把握的优势，又使张蔷得出了别人得不出的理论见解。”（《实录性与导读性——张蔷〈绘画新潮〉评介》）

这分析是透彻的。它使我联想起读张蔷的其它一些著作时，也每有这样的印象。

关于古代美术史，他以两宋作为研究的基点。出版了《马远》与《萧照》。他选择了米芾、马远和邓椿的美术史论著作，《画继》作重点深入的研究，并对两宋人物画作了宏观的探讨。他在《关于〈我的批评观〉的通信》中说：“我最近几年致力研究宋人绘画，是因为我感觉到宋人绘画的丰厚，它既是唐以前绘画的一个总结，又是元以降绘画的一个转折。对宋代绘画的理解，既可上溯而明晋、唐又能下推而及元、明、清。宋代绘画在中国古典绘画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研究苏轼、米芾、邓椿的绘画美学思想，有利于把握以后几百年的绘

画现象，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画界的兴衰变幻。”

研究古代而着眼于今天，站在今天反观过去，古今兼顾，史论并重。是张蔷，也是不少中年美术史论家很大的优点。也可说是优势。

另一方面，张蔷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也如对宋代美术的研究一样，很注意对一个时代或一个画种的美术现象、艺术成就、审美趋向作宏观的把握，同时选择一些画家、画派作深入地开掘。对于具体画家、画派的评价，他是将其置入同时代人的群体活动之中加以比较衡量的。他写过《新兴木刻论》、《20世纪墨彩画的新传统》等宏观的综合研究文章。他认为“在现在对于中国画而言，宏观研究较之微观研究更为迫切和重要。”（《从理论批评的角度的思考》）

“墨彩画”是他提出的新名称。他认为水墨画、彩墨画的名称都有不确切之处，不如称“墨彩画”更能反映出以墨为本、为骨的画种特征。

他对当代美术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前现代艺术期”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真正具有现代艺术本质意义的时期尚未到来。当代画家的探索与实践，只是为现代艺术作准备，尚需经过20、30年的努力。“前现代艺术期”的结束有待于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接连不断的突破与努力。

无疑，张蔷对中国现代艺术的这一判断今天已愈加显示出其意义与价值。



# 目 录

---

关于张薰	( 1 )
“前现代艺术期”及其它	( 1 )
关于《我的批评观》的通信	( 8 )
青年艺术群体考察记	( 14 )
《绘画新潮》序	( 23 )
探索性绘画纵横谈	( 26 )
现代艺术在中国	( 31 )
从理论批评角度的思考	( 40 )
抽象绘画及其它	( 44 )
艺术断想录	( 51 )
《湖南青年美术家集群展》观后	( 55 )
扎扎实实的艺术探索者	( 58 )
隔岸观火	( 61 )
写书、出书及其之后	( 64 )
肯定自己 承认别人	( 67 )
20 世纪墨彩画的新传统	( 71 )
林风眠早期艺术思想研究	( 87 )
新兴木刻论	( 100 )
颜文梁的艺术生涯	( 125 )
酸、甜、苦、辣	( 136 )
读蒋兆和的画	( 145 )
詹建俊心中彩色的歌	( 152 )
情真意切的画图	( 166 )
张广画牛	( 173 )
大自然的歌手	( 178 )

清新、隽永的艺术·····	(183)
丹青浓抹 画外有音·····	(187)
两宋人物画管窥·····	(191)
米芾简论·····	(207)
试论邓椿的绘画美学思想·····	(216)
马远的画·····	(229)
各有灵苗各自探·····	(240)
中国绘画源流浅说·····	(251)
后记·····	(268)

# “前现代艺术期”及其它

---

《中国美术报》社社长张蔷

答《美术思潮》记者问

**记者：**中国美术报自1985年7月创刊以来，在美术界，甚至在文学界，大学校园里都拥有不少读者，对活跃美术理论争鸣，促进美术创作，推动社会主义美术发展大有裨益。您能否谈一谈贵报的设想，让我们的读者有更多的了解？

**答：**首先，我感谢《美术思潮》编辑部派您来采访，乐意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刚才您对中国美术报的赞誉是不是有些过头了，报纸还有许多不足。

**记者：**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的许多朋友的共同认识。

**答：**办报的起因有两个：一是深感中国美术研究所建所三十年来，尽管几代研究人员花费许多心血，做了许多工作，也出了一些成果，但与社会环境相当隔膜，封闭式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越来越令人感到窒息，从美研所内部来说，无论从事古代的、外国的或现代的美术研究，都亟需要对外开放，吸取新鲜的、活泼的空气；二是深感中国美术的进步与交流，仅靠原有的《美术》（美协主办）、《美术史论》（美术研究所主办）、《美术研究》（中央美术学院主办）和其他几份美术杂志的力量很有限，杂志出版周期长，都是月刊或季刊，很难发挥尽快地传递国内、外美术信息的作用，而报纸可填补这个空缺。报纸的文字一般较杂志为短，容纳的量相对的大些，因此，有可能向刚刚

迈进艺术门槛的青年美术家提供发表艺术见解和作品的机会，不言而喻，我们热忱欢迎在艺术上卓有成就和已取得相当成绩的艺术家在鄙报发表真知灼见，提携后学。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与创作自由同等重要的是学术民主。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里指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各种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创作自由与学术民主实为艺术进步的两大支柱。创作自由，近两年文艺界谈得不少，但没有对学术民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摆到适当的位置，至少美术界的状况是如此。实在难于估计在艺术科学领域里，扼杀理论探讨的想像力和创造性所带来的祸害究竟有多大有多深，一些看似偏颇的观点里往往蕴含着某种真理或接近真理的合理因素。人们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观念，对自己陌生的或外来的东西本能地加以拒绝或排斥。

我十分珍视在美术理论争鸣中贯彻学术民主的原则，允许我谈得简洁明确些，中国美术报的旗帜上应书写四个大字：学术民主。

**记者：**我曾耳闻贵报创刊以来碰到过许多困难，可以挑一两件事例谈一谈吗？你从中得到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答：**很遗憾，我现在不能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将来有机会撰写回忆录时满足你和贵刊读者的愿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少人为的困难近于荒唐，以致难于令人置信，特别是现在还未成年的儿童及后代。

我最深的体会是：耐心！

**记者：**可否细谈一点？

**答：**不想细谈，太浪费贵刊宝贵的篇幅，留到回忆录里去叙述。不过换个角度说，这种耐心又似乎是生命的无谓消耗！

**记者：**我曾在中国日报上读到一篇采访你的长篇报道文章，这是贵报第一次向国外报道？

**答：**我想是的。乘此机会，要感谢郁风、郁隽敏先生对鄙报的关心与支持。

**记者：**国外有什么反响？

**答：**我知道得不多，南斯拉夫南通社转发了消息，在《政治报》上刊出之后，《政治报》驻北京记者博尔科·格沃兹德诺维奇先生来报社专题采访，随后又发了文章。

还有一些旅居欧美的华裔艺术家，艺术史家也曾写信或口头表示对鄙报的关心与理解，并提出过一些不错的建议。

**记者：**记得1985年5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你觉得它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答：**最可宝贵的成果是在学术领域里体现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民主的精神。从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刘海粟（未出席，发来贺信）、吴作人等到第二、三、四代油画家在会上都能做互相尊重，各抒己见，油画界团结的气氛相当浓烈。其次，更新创作观念，冲破旧有的创作模式为与会者普遍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为1985年下半年青年美术创作活动作了思想准备。油画界近两年的突破更体现在1986年的油画艺术讨论会与《当代油画展》（1986年4月）所取得的成果上，油画从中国画、版画、雕塑等美术门类中脱颖而出，遥遥领先，充当了向现代艺术挺进的先锋。再一个成果是，美术理论家以崭新的姿态与创作家合作，直接对话与交流，至今仍被美术界津津乐道。这次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已被选编成册——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论文集，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记者：**李小山《中国画之我见》一文的发表，震动了中国画坛，意见纷纷，你对此作何评价？

**答：**李小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当代中国画的前途安在？中国画进博物馆的结论，我不赞同。但中国画革新势在必行，几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拓展中国画创作路子很多，如文人画并非一无可取，而且一些优秀的文人画家的作品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至于末流文人画家的东西当然不值一提，其实无论哪种主义、流派里都有精品与劣作并存，文人画也不例外。再如，发掘中国传统绘画宝藏，或从民间艺术（如皮影、木偶造型、泥玩、风筝、剪纸等）、石窟寺艺术、

墓室壁画探索借鉴，或参照西方现代艺术画面构成、造型等艺术因素，或从非洲黑人艺术、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的艺术寻找可资借鉴的因子……都是可行的，并应当给予必要的鼓励与支持。从艺术史演进的长河看，李小山的结论虽然显得根据不足甚或荒谬，但与此同时，也能明晰、深刻地表明他提出问题的敏锐性和危机的实在性。

因为中国传统过分深厚，它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压在我们肩上的一付沉重的担子。值得骄傲的属于过去，而不是现在。倘若期望一百年以至几百年后的中国人能以今人的业绩为骄傲，那末，今人必须放下盲目骄傲的包袱，重新审视过去，与现今世界画坛作为参照，加倍努力地创造和探险，去追踪古代艺术大画家顾恺之、吴道子、苏轼、米芾、徐渭、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的艺术叛逆与创造精神。

**记者：**下面请你谈谈近两年美术理论研究的长进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不足？

**答：**首先队伍扩大了。仅以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为例，近五年里培养了两届艺术学研究生，留在所里就有十几名，何况还有好几所美术学院也培养研究生。一般来说，他们都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研究能力，他们大多四十岁上下，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正是出成果的好时光。其次，理论家们主体精神的觉醒，强调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并非割裂与创作的联系），有意识地摆脱对创作的依赖性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束缚，追求理论研究独立的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转捩，也是美术理论各家自成体系的希望之所在。再次，研究的领域扩展了，视角不同了，方法多样了，层次丰富了，开始迈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讨领域。随之而来的变化，击中肯綮的文章屡屡刊出，会转变一代文风，从柔弱性转向直面艺术的阳刚性。恭维或无关痛痒的捧场文章渐趋颓势，并终究会失去读者。

当然，还有一些长进，恕不在此一一赘述。至于说到不足处，最突出的莫过于从概念出发，既脱离新时期社会环境，又不顾发展着的创作实际而妄加评说这一可悲状况，在学术研究的外层绕圈圈，还没

有进入学术这一层次里来，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如果没有实事求是之心，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艺术学科的历史和现状，那末很难恰如其分地作出估价，无论过高或过低地评价艺术都是不足取的。衷心希望大家把艺术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对待之，以经得起历史的筛选。

**记者：**新时期美术的目标是什么？

**答：**众所周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的总目标。不能设想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艺术可以游离在外，仍然站立在传统的基地上停滞不前，它应当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步前进。因此，从传统艺术进入现代艺术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

**记者：**有人说现代艺术就是步西方现代主义的后尘，你对此怎么看？

**答：**持这种看法者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曲解。如果是前者，尚可通过讨论与创作实践逐步纠正，至于后者那就难说了。我认为中国的现代艺术有自己的特色。

**记者：**什么特色？

**答：**我认为有两个特色：一个是中国式的，或者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式的。它不会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但也不可能与之完全隔绝。毫无疑问，从借鉴、学习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于我们有用的养分，从我们的实际环境出发，创造与发展中国的现代艺术。另一个特色是现代的，与传统艺术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古典艺术是伟大的，但不能代替现代艺术给予现代中国人艺术美的教育、欣赏，传统艺术的概念、表现手法、技法必须更新，象我前面说到的，当代艺术家有责任去创造具有新时期的时代特色的艺术品。即使传统艺术里的精华也不应照搬到现代艺术创造中来。现代人的意识在艺术中的充分显现是现代艺术所必须的。简言之，一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一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这两点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

**记者：**我曾经听你说，我国现在还没有现代艺术，处于“前现代艺术期”，这是什么意思？

**答：**是的，我们还没有进入现代艺术期，这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

属于现代艺术的作品，而是指现代艺术期还没有到来，充其量是一些艺术家在实验、探索现代艺术创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真正意义的现代艺术期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把从现在起的二、三十年时间，称作“前现代艺术期”，换言之，为现代艺术作准备的时期。

**记者：**依你说的，需要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前现代艺术期”才能进入现代艺术时期。我同意你的见解，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艺术永远不可能超越时代，艺术发展无法超越经济条件的制约。

**答：**是这个意思。必须注视“前现代艺术期”里创造力强的艺术家的突破，一个接一个艺术家的突破与前进，将会汇成一股股通向现代艺术的涓涓流水而宣告前现代艺术期的结束。

**记者：**我想在前现代艺术期里，艺术家们是很辛苦的，但从这一时期的整体看，应该做哪些准备？

**答：**首要的任务是加强理论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翻译出版西方现代绘画理论著作，如已经出版的宗白华先生译的《西方现代画派画论选》（德国人瓦尔特·赫斯选编），以忠实原文，达意为上。在几家美术杂志上也刊登过一些西方现代美术理论译文，但过于零碎，分散，没有总体构想，如果有哪个美术出版社愿意出版一套类似《美学译文丛书》那样的《美术理论译文丛书》，将会深受美术界、学术界的重视而功德无量。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以新的视角去发掘去评价去发现，必将获得新的收获与启迪。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为创作家提供学术研究新成果。现代艺术创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现代艺术理论知识，那也很难在潮流多变的现代艺术中把握住自己，从而真正有所建树。

其次，是艺术教育问题。前现代艺术期里迫切需要转换教育观念与方法。摆脱过细的分系分专业分科，甚至师徒制的教育组织模式，鼓励学生普遍接触油画、中国画、版画、雕塑工业美术造型等艺术门类，有可能让学生发现自己，发展自己。从培养知识型毕业生的观念转到发现、扶助开拓型、创造型青年艺术家的目标上来。

第三，采取措施促使艺术家的创作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大生产



结合，建立以艺术生产、流通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艺术品应堂而皇之地进入商品市场。以经济为杠杆，用价值规律来调节艺术品的生产与流通是必然趋势。鼓励并扶助民间投资兴办画廊，建立国家、集体或私人多种形式、规模的艺术博物馆，将于1989年落成的北京国际艺苑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艺术经济实体，它的建成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艺术观念。

第四，在“前现代艺术期”里，还要着手改革现行的从苏联进口的全国统一的民间的美术机构模式，将会产生各种层次、各种形式、规模的民间美术团体。在美术学科里，宁要多样化，不求大一统。这两年艺术群体不断涌现和重新组合，可能是适应目前状况的良好选择，却未必是最佳选择。

**记者：**我明白了，依你看来，“前现代艺术期”是演进入现代艺术期的必经过程。最后，我想请你就这一进程的前景作一展望，好吗？

**答：**事实上，不管你意识到了没有，也不论你承认或不承认，目前美术界正处于从中国传统的艺术模式向现代艺术演进的前现代艺术期，一切为推动现代艺术到来而奋力的美术创作家和理论家，从每个人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极平凡的铺路石，勇敢的牺牲者，倘若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这大系统来观照，他们献身于中国的现代艺术的行动是值得的，可敬的，艺术史最终不会忘掉他们——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不用讳言，“前现代艺术期”将会是一个极其苦痛的漫长过程，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眼下还很难逆料，也不可能作过于具体的设想。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前现代艺术期必将熔铸出一大批坚强的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迎来中国现代艺术的光明前程。

**记者：**谢谢，花费你很多时间。

**答：**不用客气。请代向《美术思潮》编辑、读者们致以问候，祝愿《美术思潮》在推动中国现代艺术进程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6年12月

(原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3期)